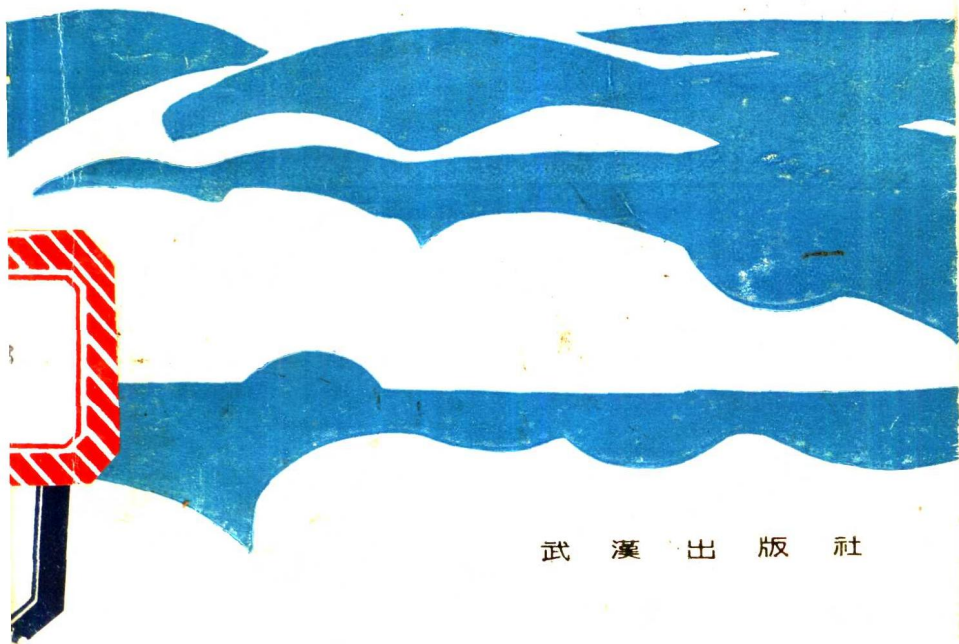


文海觀潮

WENHAI GUANCHAO

任蒙 著



武漢出版社

文海观潮

WENHAI GUANCHAO

任蒙 著

武 汉 出 版 社

文 海 观 潮
任 蒙 著

武 汉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 邮政编码430010)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3插页 字数17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3.90元

ISBN7—5430—0407—0/I·55

任蒙小传



任蒙近照

任蒙（1955～ ）本名杨人猛，另用过乃梦、任猛等笔名。湖北广水人。青少年时代牧过牛，种过地，当过中学教员。1973年底应征从戎，历任战士、班长、营部书记、团政治处书记、新闻干事、指导员、军区空军组织部干事、科长等职。1986年从未及授衔的“中校”行列退役到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后任《书刊导报》并《爱情婚姻家庭》杂志社副社长兼编辑部主任，现任《长江开发报》副总编辑。出版有诗集《男神之爱》（长江文艺出版社）、诗论集《诗廊漫步》（北方文艺出版社），另一部诗论专著《新诗四十年》（暂名）也即将出版。其作品在省市以上有关单位获各种奖励20余次。

自序

按中国文坛的“习俗”，能够受托为别人的著作写序，总是代表着某种规格。怕是时下著述者日渐多起来的缘故，我等末流之辈，竟也有人降格以求，囑我为他们的书作序。有过几回，方知这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所以，我也恐怕强人所难，从出版第二本集子开始，就没有再请人写序了。

然而，出版一本书，作为向读者作番交待的文字，最好还是有一点。至于这部集子，我还是想说说庆幸的心情。

由于众所周知的出版困难，真没料到它能在当前这种境况下面世。去年秋季的一天，文坛几位哥们儿聚在一起“海侃”，当他们问起我的“下一部”时，我无言以对。已发表的诗、杂文、随笔、散文、论文等，挑出几个集子似不成问题，但现在哪敢想这些。朋友们却为我打气说：“你的那些说文谈艺的随笔，由于运用了杂文笔法，还是有点味道的，有些还在读者中引起过反响，留有印象，何不整理出来试试？”就这样，我才想到自己要争取再出一本书，说到此，我尤其不能忘记戴新民同志，他是支持我出这本集子最为热情的一位朋友。当然，最终我还得感谢武汉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他们欣然接受了这部“非畅销”的书稿，担任责任编辑的二编室副主任刘国刚同志，非常细致地对全书的文字

做了订正工作。因而，我在这里向他们表达的感激之情，决不是客套话。

据闻，已有学者称自己的著作为《乱七八糟集》，这使我想到了这本书的“特点”：杂。它不但涉及的内容杂，说出版，说读书，说杂文，说影视，说新闻，说诗歌；而且文体也较杂，书评、影评、诗评、诗话、随感种种，可谓一部道地的“杂”文集。虽然这些篇什基本未离开一个“文”，并且有些篇目曾被文摘报刊转载过，或被收入各种选集，还有几篇获得过省市以上有关部门的奖励。但我总嫌它有点“五花八门”，心中惴惴不安。所以我不得不“把丑话说在前面”，将起初拟成的《后记》移到书前，以乞诸君不要“骂娘”。

我是一个“杂家”。这对我来说，是一条成不了什么气候的路子，但我却执迷不悟，甘愿这么走。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少年时代萌发了当作家（包括记者，或称作“写家”更适合那时的理解）的愿望，但不知怎样才能成为作家的那个人生季节最愉快。那时的我，以为作家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心中充满了憧憬，不知道什么叫劳苦、贫穷、病灾和痛楚。在我随父辈到百里之外的大山打柴，大家钻到板车底下躲避暴雨的那个不眠之夜，我想到的还是要当作家，心中一阵兴奋。那时候，自然也没有忘记天底下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我为实现自己的“作家梦”而步入这条漫长的道路以后，才懂得了个中的艰辛，甚至后悔自己作出这种人生选择。可是，我之于写作，已经象一个陷得很深的热恋者，不管有没有成功的希望，反正不愿从这美好而痛苦的感情中走出。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倒不被成功的愿望所累，想写什么

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记得那是我入伍不久，全团唯一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的一位“秀才兵”主动提出带我写散文。当时，他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熟人，难得的“权威和知音”，能得到他的帮助，简直使我受宠若惊。就在他的鼓动下，我写了几篇散文，并且都发表了。后来，不知是他退伍了的缘故，还是别的什么鬼使神差，我“改行”依样画葫芦地写起诗来了。几年之后，我的名字和一篇杂谈一起，出现在当时的《红旗》上，那是“中共中央主办”的刊物呢！据说这篇小文还引起过国外“中国问题观察家”的关注，从而轰动了我所在军区的整个写作界。这使我暗中得意了一阵子，从此我又与杂文有了缘份。再之后，我干脆“四面出击”了。

于是，便有了这本集子和集子之外的几本作品剪贴。

作 者

1990、6、17于汉口

目 录

自序.....	(I)
---------	-------

上 编

闲话写作的快与慢.....	(3)
夜“逢”歌德一席谈.....	(6)
未必“淡化”才是探索.....	(9)
汉字注音可否适当简化.....	(11)
同记一事见工拙.....	(14)
文学标准断想.....	(16)
“蛇”未枯，不妨“某”起来.....	(19)
杂文大有可为.....	(22)
——一次杂文创作研讨会手记	
既佩“手枪”，又操“匕首”.....	(24)
不感的杂文.....	(27)
——常读杂文所感	
为官和为文.....	(30)

一个不同凡响的角色·····	(33)
----------------	--------

——谈《牧马人》中的女秘书形象

有这样的“模式”又何妨·····	(35)
旧片重提话功力·····	(37)
还昭君本来面目·····	(39)
明年春节晚会还有“样板戏”吗·····	(41)
艺术本无过·····	(44)
该算算这笔时间账·····	(47)
说《刘晓庆》及刘晓庆打人·····	(49)

漫谈新闻与创作·····	(51)
--------------	--------

“群众赞扬说”源流考·····	(54)
-----------------	--------

文学的夸张与新闻的真实·····	(57)
------------------	--------

诗·泪·新闻感人·····	(61)
---------------	--------

不必死守“倒金字塔”·····	(64)
-----------------	--------

“人咬狗”的蔓延·····	(66)
---------------	--------

——有感于《一个神童的悲剧》

称呼杂谈·····	(68)
-----------	--------

新发现的“方和明”·····	(70)
----------------	--------

从人名说到书名·····	(72)
--------------	--------

一字书名没法取了·····	(75)
---------------	--------

著书问序·····	(76)
-----------	--------

买书日记·····	(78)
-----------	--------

选题“忧”化与“埋怨怪圈”·····	(80)
--------------------	--------

出书难，也不难·····	(82)
--------------	--------

卖权忘义另一“义”	(85)
难道要谢晋上街卖书吗?	(87)
由修志想到典籍收藏	(89)
出名乎? 出钱乎?	(92)
校对差错何时少	(94)
编辑形象琐谈	(96)
但愿少些这样的“官司”	(98)
北方, 有位令我感激的编辑	(102)
从“阿Q赞助鲁迅”说此书	(104)
——读《沉与浮——中外企业家纵横谈》	
《金瓶梅》书名成因说之比较	(106)
从新的角度叙说历史	(108)
——读《影响历史的爱情》	
从文学的写作到写作的文学	(110)
——读赵国泰、普丽华《写作心理拾趣》	
长篇小说《河祭》与它的作者	(114)
我的“家庭出版社”	(116)
藏书·读书·用书	(119)
由有景无幽到无景神游	(121)
孕育诗歌的土地	(124)
——兼致故乡的文学青年朋友	
答《作家资料卡》专栏问	(126)
珍惜你最初的爱	(128)
“少年纳粹”与读书	(131)

理想·基础·勤奋 (133)

——与爱好文学的同学们谈心

下 编

诗界也应有“通俗文学” (139)

创作突破与诗人相亲 (141)

闲说白居易“解奴” (144)

诗是“评”出来的？ (146)

“政客诗”与“滑滑梯诗” (148)

从黛玉论诗说起 (150)

话说“纯诗人” (152)

“诗眼”来自诗眼 (154)

新诗话 (157)

灯下诗话 (160)

关于诗的录音带 (162)

读诗小札 (166)

诗的对话 (169)

写在诗海观潮时 (171)

诗美探胜 (175)

学诗偶记 (176)

美——诗的最高目的 (178)

读诗断想 (180)

孤灯居诗思录 (182)

诗艺二谈 (184)

诗坛片语	(186)
鳞爪集	(188)
诗海记观	(190)
一个求诗者的手记	(195)
诗林探幽	(200)
诗人及品格	(202)
聊艺三题	(204)
力的主题，流的喧啸	(206)
——读《长江》同题抒情诗	
诗思·诗趣·未来的诗人群	(208)
——读《乡风》创刊以来的诗作	
与少年朋友话诗	(211)
用生命去写诗	(216)
——听曾卓朗诵《红》所感	
《情诗撷萃》序	(218)
芳草路上的坚实脚步	(223)
——洪源《芳草路》读后	
生活的空间等待诗的蒸发	(225)
——兼谈《节日朗诵诗》的艺术特色	
诗河无尽 诗河永存	(234)
——序诗集《星河》	
从旷野奔向地平线	(237)
——青年诗人王新民印象	
诗坛的“传统”少了些	(239)

附录

寂寞中的进击 邓 斌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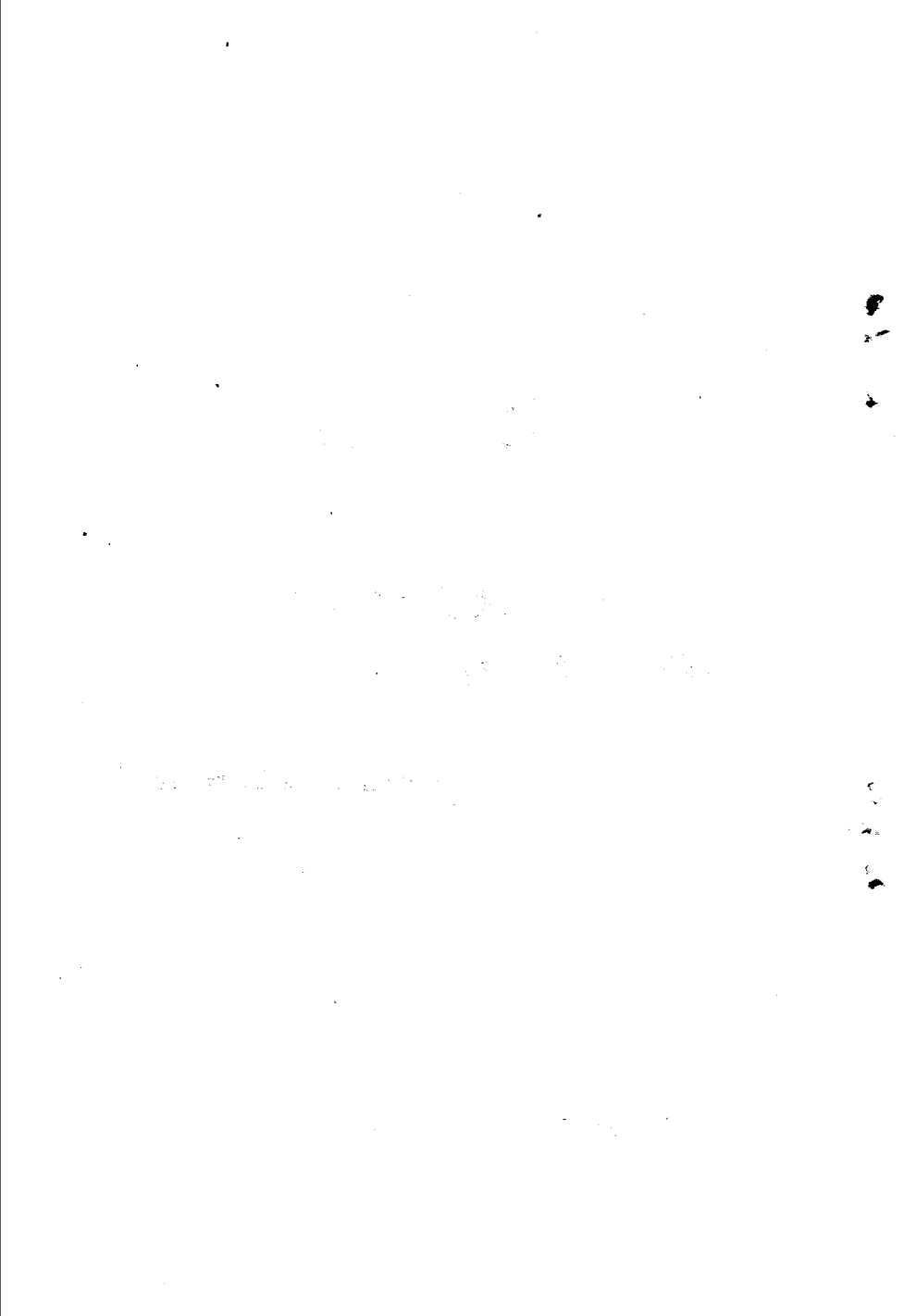
他也是一个“怪杰” 戈 戈 (244)

-----任蒙印象记

上 编

写作，永远属于思想者的
独特的生命状态。

——作者为《湖北写作》题词



闲话写作的快与慢

极言人才文思敏捷，出口成章的轶闻轶事，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不乏记载。如建安诗人曹植七步成诗，赢得了“天下文才共一石，而子建独得八斗”的赞誉，已够人羡慕了；又有人寻出一个唐开元年间的史青来，据说此人上表玄宗，声言曹子建没什么了不起，于是被召至金殿，由“万岁爷”命题，五步之内做了首《除夕》；接着，还有人搬出柳公权，说他三步成诗，且很完整，是年，他仅七岁。

进入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又把柳公权抛到了千年以远，按理，当今文人的写作速度，早该成倍地超过他们了。然而遗憾得很，人们不但没听说有一步、两步成诗的，而且连能够赶上当年“五步”、“七步”的速度也未发现过。现代，一些诗人在年轻初学时期，能够每日一首，也就算快的了；且不说那些多半是不成功的，或是一些零散的半成品，即席一首者虽大有人在，可大多是应酬之作，作者本人也很少承认是真正的作品。为了不让挨过几年批斗的“九斤老太”在一旁笑掉大牙，有些报刊曾费心搜罗过不少现代人快速写作的例子，有日产三千言、五千言者，甚至还有万言者。其中著名作家唐人每日万言竟持续了十年以上，但没有明确地说，他那部盛传不衰的代表作《金陵春梦》是不是以此速度写出

来的。即便是又如何？比起“三步”“五步”来，还是叫你无地自容。

一些报章书籍把古今文坛这类轶事辑载出来，虽有激励后进之意，但更多的是供人们消闲。真要去作上述那番比较，显然是无聊。造文做诗，字字艰辛，自然有个高低快慢之分。但报章书籍中辑录的“慢”的故事，不用统计也可以说，肯定比“快”的多。“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慢不慢？慢。“一字未安，绕室终日”，慢不慢？更慢。“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慢不慢，实在慢。至于方干“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简直是慢得不可再慢了。再看今人，著名作家魏巍的巨著《东方》一举成功，荣获茅盾文学奖，可他磨了二十多年，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慢手”。离我们不远不近的外国人歌德，他那部世界文学名著《浮士德》，竟花了近六十年的心血。幸好老先生寿数长，要不那部书早夭折了。

才华横溢，聪颖过人的“快手”当然也是有的。如前面所说的曹植，确是一个少见的才子，他自幼就活跃在邨中文人集团中，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相传十岁时就能诵读大量的诗论及辞赋。并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极符合他在长期的骨肉相残中所处的地位与心境。但对《七步诗》稍作细思，就不免生疑。思维必须以语言为工具，其速度再快也只能和语言速度同步。六行三十字，念一遍至少需七、八秒钟，而走完七步，按踱步的速度也不过七、八秒钟，哪有丝毫没用思索的作品？柳公权的《三步诗》是首五绝，诗曰：“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依质而论，不算上乘之作，但也不能看成次品。